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墨 子

唐 敬 泉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墨子

唐敬泉選註

國學小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葛

種千一集一第

子 墨

註選臬敬唐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製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IONS FROM MO TZE

With Introduction & Notes

BY T'ANG CHING KA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緒言

一 墨子傳

墨子之年代，墨子何時人，太史公僅爲傳疑之辭，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列傳）於是，墨子之年代，遂爲學者所聚訟。漢書藝文志謂在七十子之後，後漢張衡謂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畢沅謂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墨子序）；汪中謂在宋景公時代（述學內篇卷三）；孫詒讓謂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墨子後語）；胡適之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哲學史大綱一六七頁）。梁任公墨子學案附有墨子年表，於墨子生卒年代考證特詳，謂當生於周定王初年（西紀前四六八至四五九），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葉（西紀前三九〇至三八二）。

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似較確當。

墨子之生地，而墨子生地，古來又不一其說。呂氏春秋當染篇、慎大篇高注，謂是魯人；文選、長笛賦、李注、荀子修身篇、楊注、葛洪神仙傳、鄭樵通志，均謂之宋人；而清儒畢沅、武億，則均謂是楚之魯陽人。宋人、楚人之說，前人已多駁論，不能成立。依本書所載事實考之，似當以魯人之說爲是（如貴義篇云：「子墨子自魯即齊；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又公輸篇云：「子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墨子之事蹟 墨子名翟，姓墨氏，生於魯。魯惠公時，周史角來魯，教郊廟之禮，其裔有留魯者，墨子學焉（據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角之學，出於史佚，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蓋爲此也。其居魯也，魯君問以禦齊之法，墨子教以尊天、事鬼、愛利百姓、交好鄰國、舉國而從事於戰（見魯問篇）。楚惠王時，魯之巧人公輸般爲楚作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

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且因以見楚王，陳非攻之義；王及公輸不能難，而攻城之念不衰。墨子乃與公輸角攻守之技，公輸九設攻城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誦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乃止不攻宋。（見公輸般）其後楚魯陽文君欲攻鄭，墨子說而罷之；齊欲伐魯，墨子又說而罷之。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王使魯陽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諸宮舊事）越王使公尚過以車五十乘，迎墨子，請裂故吳之地五百里封焉。墨子謂公尚過：「子觀越王之志何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

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以封爲？越王不聽吾言而我往焉，則是吾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見魯問篇）

晚年至齊，說齊太公以非攻之義。在周安王之十餘年時歿，年約七八十歲。孟子曰：『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莊子曰：『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二 墨子書及其注校

墨子書，漢書藝文志載稱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載稱十五卷，目一卷；宋中興閣書目載稱十五卷，六十一篇，蓋七十一篇中已亡其九矣（其闕佚當在唐中葉以後）。今本卷數同隋志，篇數則僅存五十三篇（所佚十八篇中，八篇尙存目錄；其他十篇，並目錄亦亡。）

墨子書多非墨子自著。如親士、修身、所染三篇，全無墨家口氣，當爲後人僞

託無疑。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四篇，乃掇拾他篇餘論爲之，疑亦爲後人僞作。尙賢以下至非命，每題各有三篇，則爲墨子三派弟子，各記其所聞師說。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樣，此其證也。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即魯勝所謂『墨辯』。其中，經上下二篇，或係墨子自著。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五篇，乃爲墨子弟子輯集墨子一生言行爲之，體裁略同論語。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專言守禦之法，亦爲弟子所記錄。

墨子之學，雖一時風靡天下，其後寢息。後之學者，又惑於孟子之說，此書之研究者遂少。其在歷史上所著錄之注釋書，以晉書隱逸傳所載魯勝之墨辯注爲嚆矢，宋鄭樵通志復有樂臺注本之著錄，然今皆已亡佚。是以古字、古言、錯簡、誤脫、觸處皆是，幾於不可句讀。至清代乾隆間，汪中始治此書，有校本及表微一卷，今皆不傳。同時，畢沅、孫星衍、盧文弨等合力注釋，校讎發行，經訓堂墨子注十卷。其後，王念孫摘條校注，爲讀墨子雜誌六卷；俞樾著墨子平議三卷；蘇時學

著墨子刊誤若干卷。至光緒間，孫詒讓集諸家說，參酌折衷，更斷以己所心得，著墨子問詁十五卷，詳密精審，實所未有。近李笠復有墨子問詁校補之作，取各種版本與定本問詁互勘，並摘集近頃各家之說，參以己意，發明亦頗多。（又最近陳柱撰定本墨子問詁補正，體裁略同李書，而尤爲精博。）

三 墨家流派

墨子之學，在戰國當時，極爲隆盛，其徒屬滿天下，與儒者互爭思想界之霸權。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又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可以見其盛況也。其直接受業於墨子者，如公輸篇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子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然此三百人與百八十人者，因史無專紀，今已多不能舉其名姓。其見於本書及先秦諸子者，爲禽滑釐、高石子、高何、縣子碩、公尚過、耕柱、子魏、越、隋巢子、胡非子、管黔激、高孫子、治徒娛、跌鼻、曹公子、勝綽、彭輕、孟山、弦唐

子等十五人。其中，隋巢子著書六篇，胡非子著書三篇。

又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此三派傳授系次，今已不可得考。惟莊子天下篇有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云：則相里氏傳之五侯子，鄧陵氏一派又有苦獲、已齒，而爲南方之墨者也。

又莊子天下篇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蓋墨家已寔假成爲一種宗教，而所謂「鉅子」者，即其教主也。墨家鉅子見於呂氏春秋者，有孟勝、田襄子、腹䟽三人。

其爲墨家之餘流，而尤有重要之地位者，則有宋鉞、尹文、惠施、公孫龍等。

宋鉞宋人，孟子告子下作「宋杼」。莊子逍遙遊，韓非子顯學篇作「宋榮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論篇等，與墨子並稱。觀其主張「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見侮不辱，救人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莊子天下篇）與說秦楚罷兵（孟子告子下），當爲奉行墨子節用、非攻、兼愛等主義者。

惠施、公孫龍，皆所謂名家者流。魯勝墨辯注敘謂『墨子著書，依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惠施之說，莊子天下篇中所載最詳。公孫龍著書六篇傳世。二人之說皆與墨經出入，蓋在論理學方面發揮墨子之學者。

尹文，莊子天下篇中以與宋鉞並稱。公孫龍子跡府篇、呂氏春秋正名篇皆載尹文『見侮不辱』之論，當亦爲宋鉞之流亞。著書二篇。

四 墨學淵源

漢書藝文志謂：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

尙同。

又淮南子要略訓曰：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喪生而害義，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損，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班志九流之觀察，乃本於左傳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意。雖墨子曾學於史角之後，然此其所論，實多牽強附會。淮南之說，差爲近是。墨學爲儒教之反抗，絕無疑義。蓋墨子既生當孔學極盛之時，一般孔門弟子，又多墨守教說，不顧時勢之變遷，墨子乃起而自創新說，以與之抗。如孔子正名，墨子崇實；孔子不信鬼神，墨子則倡明鬼；孔子以富貴壽夭爲在於天命，墨子則倡非命；孔子以禮樂爲治國之要具，嘆美周代之文治，墨子則立非樂、節用、節葬之說；孔子明貴賤、辨

親疏，墨子則主張兼愛、交利。惟謂墨子之學盡本於夏禹，則殊未確當。此節汪中墨子後序辯之詳矣。其言曰：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父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小歛奠、大歛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

則淮南所謂『背周道而用夏政』之說，甯有成立之餘地？總之，墨子之學純爲時勢之反動，而一本於其救世之熱誠者。魯問篇墨子答魏越之語，最足以表示此種精神。其言曰：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

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蓋墨子之學說，乃斟酌時代之需要，因事制宜以自成其一家之說者。如必謂其遵何制度，出何師說，則皆拘墟之見，不足信也。

五 學說概要

(一) 思想方法 墨子之學，在我國古代學術界中，實最多科學實驗之精神者。其經上下諸篇，既爲名學之先導，與歐洲之邏輯，印度之內明，相爲輝映；故其學說之立論，無不取首尾一貫之論理形式。其言曰：

凡出言談，則不可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未可得而從定也。(非命下)

蓋謂任何言論，無不須合於邏輯也。然則墨子邏輯之方法若何？非命下篇又曰：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

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三法亦謂之『三表』。上『考之』之一法，即所謂演繹法也；下『原之』、『用之』之二法，即所謂歸納法也。墨子全書之論證，殆無不出此方式。墨子斥空想，崇實行，其所以重視論理之應用者，蓋非偶然也。

(二) 兼愛主義 墨子之根本主義，厥惟兼愛。彼以爲天下之禍亂，皆起於不相愛。不相愛，則思虧人以自利；人各思虧人以自利，則攻殺篡奪，社會不可以一日安矣。然則兼愛之道奈何？曰：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兼愛中)
蓋謂愛人猶愛己，而無所親疏厚薄於其間也。墨子更從自利方面以推論兼愛之不可以己，其言曰：

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乃得此……即必吾先從事乎愛

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

即謂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結果，還是自愛。然則人更何樂而不兼愛人歟？至於墨子理想中之兼愛社會，如曰：

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舉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兼愛下）

則與儒教所謂『大同』之理想，以及近代之社會主義，若合符節。

其他非攻之說，即自此兼愛主義直接衍出；而上同、天志、明鬼等說，則爲所以遂行此兼愛主義之必要方法。

（三）實利主義 實利主義亦爲墨子根本觀念之一。彼以爲人類不能不

有利慾之衝動，必『示之以利』，『方能使行之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倦』。（節用中）
故其所提出之教義，無不以有利與否爲標準。如曰：

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尙賢中）

我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我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

（兼愛下）

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貴義）

惟墨子之所謂利，乃利於最大多數人之利，而非少數人之私利。墨子之言曰：

譬若醫之藥人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利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之；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非攻中）

蓋其所謂利，即猶西洋樂利派之所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也。

墨子之學既以實利爲標準，自必反對奢侈與無益之糜費。一切服用，以能維持生命爲止。『黍稷不二，羹臠不重。飯於土墻，噉於土鑊。冬服紺緞之衣，輕且

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節用中）凡有過此以上之享用與「諸加費不加利於民者，」彼即認爲「暴奪人衣食之財」。（非樂上）而痛絕之。此即節用篇之要旨；其他節葬、非樂，亦爲此種主張必然之結論。

（四）力行主義 墨子又主張極端之勤勞主義，「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其言曰：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非樂上）

墨子既主張力行，而定命之觀念最不能與此主義相容，此所以又有非命之論也。其言曰：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息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息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息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息乎紡績織紉矣；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矣。（非命下）

墨子精氣磅礴之實踐精神，蓋亦此主義之一面。

(五)有神論 墨子唯恐所謂「示之以利」者，尙不足以維繫人心，使對其兼愛、節用、力行等之教義，行之「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於是又設爲天，設爲鬼神，以爲制裁之力，此天志、明鬼之所由作也。墨子以爲天具有一種意志，爲吾人行爲之絕對標準。其言曰：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然則天之意志爲何？墨子答之曰：「兼相愛，交相利。」墨子之言曰：

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天志上)

墨子既設爲天志，以爲賞罰之標準；於是，又假定多數鬼神，以佐天而行賞罰。其言曰：

吏治官府之不廉潔，男女之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明鬼下）

墨子以爲天下人之所以敢於爲惡，皆在於不知畏敬鬼神。故其言曰：

是以天下大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明鬼下）

可知墨子之有神論，絕非爲形而上學上思索之結果；乃爲藉宗教的信仰以厲人爲善者。

其他關於經上下、經說上下等篇論理學之部分，則以須另行提出，勒爲專書，茲不具贅。

十四年、九月、十日唐敬杲。

凡例

一、本書底本，係採用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癸丑刊本。

一、本書所采錄者，爲研究墨學最關重要之各篇。僞作各篇，專言守禦各篇，與經上下至大小取須另爲專書之六篇（參看上敘），悉屏不錄。又尙賢至非命，每題各有上中下三篇，文義大抵相同；本書除兼愛、非攻、節用外，每題各取最詳盡之一篇而略其餘。惟所采錄之各篇，悉爲全篇；篇中不復刪節。

一、本書注釋但求文義明了；望文知義者，概不加注。注釋以墨子問詁墨子問詁校補及墨子問詁補正爲主要根據書籍。

一、本書遇有衍文、譌字，經各家考證，或與各本互勘，認爲確實者，加「」符標明；增字、改字，則用五號字偏列右旁，並註明根據何本或何家所說。

一、本書除加標點外，更視文義起訖，分段落。大段落另起前空一行；大段落中小段落，則惟另行，不空。

一、本書所用各家之省稱（全稱者略）如次：

『畢說』——畢阮；『孫（星）說』——孫星衍；『盧說』——盧文弨；『王（說）』——王念孫；『王（引）說』——王引之；『惠說』——惠棟；『洪說』——洪頤煊；『莊說』——莊述祖；『張說』——張惠言；『江說』——江慎修；『戴說』——戴望；『楊說』——楊葆彝；『蘇說』——蘇時學；『陳說』——陳澧；『俞說』——俞樾；『孫說』——孫詒讓；『王（闔）說』——王闔運（又所稱『王本』亦即王闔運注本）；『王（景）說』——王景羲；『王（樹）說』——王樹枬；『李說』——李笠；『戶崎說』——戶崎允明；『陶說』——陶鴻慶；『吳說』——吳汝綸；『吳（闔）說』——吳闔生；『劉說』——劉師培；『曹說』——曹耀湘。

目次

尙賢中	一
尙同下	一三
兼愛上	二二
兼愛中	二五
兼愛下	三三
非攻上	四七
非攻中	四九
節用上	五六
節用中	六〇

節葬下	六四
天志上	七九
明鬼下	八六
非樂上	一〇四
非命下	一一三
耕柱	一二一
貴義	一三七
公孟	一四八
魯問	一六六
公輸	一八四

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①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

①尚尊尚也。

②脩猶「長」也。

③故與「胡」也，與「邪」古均相通，並疑問詞。

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④此謂「進」尚賢。⑤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⑥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

國之賢者也。

○者依俞說，改「是」。○進依孫說，據上文，改「尚」。○事與「使」同。

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黍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者依他本刪。○蚤同「早」。○莫與「暮」通。○絜爲「潔」之本字。黍盛祭品也。——黍稷曰黍，在器曰盛。○依王說刪。○富與「福」古通用。○唯與「雖」古通用。○正長也；正

諸侯爲諸侯之君長也。

既〔曰〕云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郵，誨女予鬱。」鬱，○執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曰依俞說改「云」；云有也。若猶「此」也。謂既有此種登用賢士之方法也。○矣，依諸本改「也」。○女「汝」同。卽亦憂也。鬱，依盧、畢、王說，改「爵」。謂我語汝以憂天下之憂，教汝與賢士官爵也。○誰能執熱而不以冷水濯手，蓋謂治國之道，常用賢者也。○執親也。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

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而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毋語助詞，無意義。

○般讀如「頒」。

○依王景義說別。

○依王景義說增。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效人謂效古人之爲政也。

○祿不從謂秩祿不隨爵位而增益也。

○藉「借」本字，假藉謂假

借高爵之虛名也。

○食依畢校改「貪」。

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

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①措廢也。

②已與『以』古通。

③物猶事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皆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尙賢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親戚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

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

⊙之猶「此」也。二物上制衣裳與殺牛羊二事也。⊙未依李本改「皆」。⊙依蘇說增。⊙無

當作「毋」母與「慣」通母故謂慣習故舊之人也。⊕倭通作「狡」。⊕依陶鴻慶說增。⊕

此猶「是」也。⊕既猶「其」也。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
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
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
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
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
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若處依王說改「處若」。若猶「此」也。謂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此官
什倍謂此官職之大十倍於其才能也。⊕謂政事之施行不可以一日廢也。⊕脩長也。日不什脩

謂一日之時間，不能十倍其長也。

故以尙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不使能爲政而亂者，〔若〕吾若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

○夫猶「彼」也。夫若言與下吾若言相對爲文。○不使能依孫說增。若吾依孫說，改「吾若」

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生之書。鉅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王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

○距同「巨」，猶大也；巨年蓋謂老年人也。○裨補也而汝也。○聿遂也，觀爲「勳」之借字，勳

并力也。○王依孫說增。○謂尊卑賢否，皆得其等列，無僭越也。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瀨，○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

○瀨古『濱』字。

○伊摯，即伊尹；摯，伊尹名也。有莘，國名，在今河南陳留縣。

○庸與『傭』同。

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雖『唯』通。

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

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

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誑天侮鬼，『賤傲』賊殺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其罰者也。

○賤依王說，改『賊』。

○賤傲依王說，改『賊殺』。

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鯨，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旣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

○謂幽囚之，日月所不照也。

然則天之所尙賢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

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不常，^④鰥寡不蓋。^⑤德威維威，德明維明。」^⑥乃名三后恤功於民。^⑦伯夷降典，哲民維刑。^⑧禹平水土，主名山川。^⑨稷隆播種，^⑩農殖嘉穀。^⑪三后成功，維假於民。^⑫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⑬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① 依劉師培說增。

② 皇帝堯也。謂帝堯問民所患，民皆以有苗之害爲答也。

③ 曰帝堯言也。羣

后諸侯也。肆與「逮」古通。謂自上諸侯，下逮百官臣工也。

④ 明明謂明顯有德之人。不常猶言立

賢無方也。

⑤ 鰥寡不蓋謂即鰥寡無依之人，亦得以賢能舉用，無有掩蔽也。

⑥ 德所威，則人皆畏

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⑦ 名與「命」通。三后伯夷、禹、稷也。恤憂慮也。謂堯

命三后，憂慮民事也。

⑧ 哲「折」之借字。折制也。謂伯夷須典禮於民，其有不從者，制之以刑法也。

⑨ 主名山川謂定山川之名稱也。

⑩ 隆與「降」古通。

⑪ 農勉也。

⑫ 假與「假」古通。假大也，

遠也。謂三后所成之功績，其被於民者，遠且大也。

⑬ 鄉與「享」通。

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究；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

○究今依一本改「究」。究今不滿也，有餘之義。○此句依俞說改。○承與「丞」通，翊也。○謂與天地同其悠久也。○埴今黏土也，堅牢之義。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天」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依諸本改。○傾分謂踰越而勝之也。者爲「諸」略字也。古與「邪」通。傾諸民之死也。猶言驅民

使必死以相傾邪？

○王公依陳柱說增。

○故與「胡」同爲依上文增。

尚同下①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

①尚與「上」通，上同謂取法乎上也。

②辟與「避」同。

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家必亂。故賞罰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③

○善あや非ひ猶謂善不善。

○若ごと如此也。非與『否』通用。

○衆あや依秋儀說，改『家』。

○罰あや依蘇說增。

⑤而與『此』同。

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始爲政之說乎。○

○而猶『以』也。

○然猶『是』也。治依俞說改『始』。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蕩〕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

之宰。④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措之也。⑤將使助治〔亂〕刑政也。⑥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⑦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⑧

①百姓爲人言，百姓人自爲政，不相統屬也。②湯依一本改『薄』厚薄蓋猶言大小也。③下依

孫說刪。④左右輔佐也。⑤之猶『與』也。⑥擇依孫說，據中篇改『措』。⑦亂依孫說刪。

⑧說古『悅』字，謂所以立后、王、君、公、卿、士、師長，並非欲使之悅豫於民上也。⑨辯分也。下助字依

王說刪。天明天之明道也。

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賊也。①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毀〕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②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

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也。

○賤今依王校改「賊」。○毀今依一本改「賞」。唯與「雖」通。謂若苟各守異說，則若人雖欲得上之賞而爲善，猶將以避百姓之非議而不爲。○六字依王校，據上文增。

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嘗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

○賞依王說改「賞」用爲也，行也。謂使家長試行之也。

○禍依一本改「徧」下同。

○四字依

一本增。

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

○義依一本增。

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

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利愛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

○其依一本增。○選亦「總」也。義依一本刪。○而同「能」。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

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①而與「以」通。②窳不滿也。橫充塞也。道謂尙同之道。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①則亦然也。②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③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④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爲助之視聽者衆。⑤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光譽令聞，⑥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⑦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⑧不若二目之「視」視也；⑨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聽也；⑩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⑪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

①倒裝句，——猶云「無有此邪？」②此爲上問句之答辭，曰：「否！先王之道，亦與墨子無異也。」③

小人庶民也。聞報之於上也。發發覺也。鈞同也。謂汝等人民，見姦巧之事，必以告，如匿而不言，比事發

覺，則罪與彼爲姦巧者同也。

④差論選擇也。

⑤爲依王本，移「人」下。

⑥先之依畢校改「光」

光與「廣」古通用。令善也。聞與「聞」通。

⑦信身而從事謂一依自信力行事也。

⑧之依一本

增。

⑨視依孫說改「觀」。

⑩聽依孫說改「聰」。

⑪之依一本增。

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①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未之均聞見也，②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③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④其以尚同爲政善也。

①均猶「徧」也。

②之人聞三字，依上文增。

③唯亦與「雖」同。毋語助詞，無意義。

④重足猶

言頓足，謂無容身之地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①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

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①求爲上士；^②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尙同爲政之本而治之要也。^③

①不疾疾也。

②情與「誠」通。

③上依王校增。求爲上士，謂求爲所以尊尙賢士之道。

④不可

依高歷本增之依畢校增。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焉猶「乃」也。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下「焉」字義倣此。
○攻治也。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

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當讀爲「嘗」——同聲假借字；——嘗試也。○起於不相愛也。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起不相愛。○

○其依王說刪。○兩身字，依俞說增。○遂，依諸本改「起」。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其依孫說增。○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有。○猶有大

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攬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有。

○愛依盧校增。

○十四字依王校及孫說增。惡讀爲平聲，猶「何」也；下同。

○依王說增。

○故

與「夫」通，發語詞。

○有亡依畢說改「亡有」下同。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也依陶說增。

○交依王說增。

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

然則〔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

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④富必侮貧，貴必敖賤，^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①崇依俞說改「察」用與「由」古通用，生即何由生也。②不依俞說刪。③家主有采地之

卿大夫也。④執制也。⑤敖一作「傲」，教「傲」古通用。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①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

①曰依戶崎說增。②四十字，依王說自下文移此。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

○『子墨』依王說改「君」乃君轉語辭。○物事也；于大也；故亦事也；于故猶言大事。○政古通，征，謂征伐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錢〕劍，練帛之冠。○大布之衣，且直之屨。○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要。○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肱〕，脇息然

後帶，^①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色。^②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爲之也。^③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私令人焚舟失火，^④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⑤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⑥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① 群音喊群羊化羊也。

② 錢據太平御覽改「劍」。章無飾之革帶。練帛即大帛，厚縉也。

③ 八字

依王說增。且苴即「麤粗」，並聲近字通。

④ 能依王說增。

⑤ 腰依畢說改「要」；腰蓋爲「要」

之俗寫。

⑥ 肱依畢說據太平御覽改「脇」。

⑦ 危依王（引）說改「色」。人瘦，則面色黧黑。

依王說增。

⑧ 馴讀爲「訓」。——二字古通。和合之依孫說改「私令人」。

⑨ 曰據諸本刪。

爲「萃」之借字；凡卒徒聚集其部隊，謂之「萃」。破碎亂行皆謂凌躐其曹伍，爭先赴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①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

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

○乃若發語辭。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舉「劫」勁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

○挈舉也。

○舉疾也。劫，依孫說改「勁」。

『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涸竇，○以泄〔渠孫皇〕蒲茲澤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昭餘邱，○噓池之寶，○洒為〔底〕厓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為漏〔之〕大陸，○防〔蓋〕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之五湖之

處，^①以利〔楚〕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②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愛矣。^③

○西河在今山西陝西界。漁依孫說改「渭」。寶與「瀆」古通用。渭寶渭水之瀆也。○渠孫臯依

孫說改「蒲、弦澤」。——蒲澤、弦澤，在今陝西隴州西四十里。○防禦堤止水也。原、派，二水名。○

后之依孫說改「昭餘」。郟與「祁」音近相通。昭餘、祁澤數名，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

噶池即庫沱河（「池」即古「沱」字）出今山西繁峙縣。寶讀爲「瀆」。○酒與下文「灑」

同，音所宜反（尸）通作「醴」。醴分也。底依孫說改「底」。底柱山名，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

三門山東。酒爲底柱河水分流，包底柱山而過也。○龍門山名，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貉北狄

之一種。○方依孫說改「爲」。之依畢說、孫說改「大」。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漏大陸謂將溇滯

於大陸之水穿而洩之也。○蓋依諸本改「孟」。孟諸澤名，在今山東東阿城縣西北十里。○瀾

「醴」通分也，所宜反（尸）九洿九河也。○榘樹竹塞水之決口，裹草而填以土也。○之注據

玉海地理門引，改「注之」。○楚荆越依王說，據文選江賦注，改「荆楚、干、越」。干爲「邗」之借

字，屬吳。○謂以上所述，爲禹治水之事業，吾今欲以此種精神，實行兼愛矣。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於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侍養以終其壽；○「連」於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其身。○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西土岐周也。乍讀爲「作」。謂文王之治周，明德若日月，照臨於四方及西土也。○屑，顧也。天屑

臨文王慈，謂天眷顧文王之慈政也。○據陶鴻慶說改。○連，依孫說改「於」於苦也。雜讀爲「集」，

成就也。生人猶言常人。謂營獨無兄弟者，與常人同，有所成就其生業也。○放亦依也。——檀弓

「子貢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其身二字，據陳柱說補。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將行也。武王既定天下，掘地爲隧，以祀於泰山之神也。○曾孫對於鬼神之自稱——曲禮「臨

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大事指克殷事。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作起也。祇讀爲「振」。

醜衆也。謂克殷而有天下之大事，雖已成就，仁人尙起而拯救夏及四夷之人民。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忠「中」古通，中心也。士依墨說刪。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

○敖與「傲」古通。

○人依王說改「又」與讀爲「如」。

○人依王說刪。

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

曰：『別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

⊕生依孫說增。

⊗謂將天下之惡人而賊人者，分而名之爲兼愛者歟，抑爲別愛者歟。

⊕曰依舉

說增。

⊕即讀爲「則」；下同。——即「則」古通。交別猶言「交相別」。

⊕別非也三字，依俞說

移下。

⊗謂以他人之主張爲非者，不可不有所以代之之良法。

⊕依俞說增。

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由讀爲「猶」。

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

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名通作「明」。○然即然則也。之此也。交兼交相兼愛也。

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平」乎？若方也。

○鄉「屬」字省文。屬，屬也。○平，據明萬歷本改「乎」。方猶「道」也。出乎若方猶曰：「即由於此種道理。」

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爲「宰」舉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乎！○今唯毋以兼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①與「舉」通。②正同「政」。③謂若以兼愛爲正道而行之，則人民耳目無不相爲視聽，故聰明人民股肱無不相爲動舉，故舉強。④肆，勤力也。謂有道之人，則勤力以相教誨。⑤乎，依王（景）說增。⑥毋語助詞。若若此也。⑦事，依畢說改「士」。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兼善矣。①雖然，豈可用哉？」

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雖我亦將非之。②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①依陶說增。②依王說改。謂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

姑嘗兩而進之。①〔誰〕設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②

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③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④是故，退睹其友，

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謂將兼愛與別愛兩者，進而比較之。

○誰依王（引）說改「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

執一說也。

○謂友饑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

○於依畢說增。

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機，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家室，○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行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之此也。士依畢說增。

○與如也。當與「僮」同。

○權依孫說改「機」。

○依萬歷本及焦竑

校本刪。

○家室依王（景）說移下。親戚父母也。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

爲孝？^① ②有讀爲「友」——「有」與「友」古通，謂赴戰或遠使者，其家屬將託之兼愛主義之友人乎，抑別愛主義之友人乎？^③ ④說依王說改「我」。⑤兼依他本改「行」。⑥費與「拂」古通。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
〔子〕姑嘗兩而進之，①〔誰〕設以爲二君，②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秦非天下之情也。』③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萬〕先萬民之身，④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⑤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⑥

①子據李本刪。

②誰依王校改「說」。

③秦讀爲「大」。

④萬依畢校改「先」。

⑤其依畢

校增。⊗依獻說及上文刪。

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當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常依王本及上文改「當」。與當義皆同上。⊙轉棄也。⊙君依王校，改「者」。⊙依學校增。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獨〕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大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

〔六〕大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④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⑤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⑥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⑦於文王取法焉。

①也。依王本刪。獨依上文改「猶」。

②謂兼愛，但願欲之而已，豈能實行之哉？

③之。據高歷本、焦

茲校本刪。

④依陳柱說改。

⑤金鐘鼎也。石豐碑也。槃盂之器，皆銘其功。

⑥泰誓尚書篇名。乍讀

爲「作」。注見上。

⑦謂此即文王之兼愛也。

⑧雖與「唯」通，下並同。

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爾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④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兼者，於禹「求」取法焉。^⑤

○禹誓禹征有苗誓師之文。○濟濟衆盛之貌。○小子禹自稱。稱舉也。謂此次舉兵，非余小子敢於舉亂，實彼有苗蠢動，不得不加天之罰。○諸依簡朝亮本改「爾」。羣衆也。對會也。言今若予者，

既爲君而率爾羣衆矣，故會爾羣衆而征伐此有苗也。○以依萬歷本刪重依陳柱說刪于求也。

○求依孫說，據上下文，改「取法」。

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說駢文之一種——周禮鄭注：「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履商湯名。玄牡黑色之牡牛。土依

孫說增。上天后土猶言「皇天后土」。○謂未知緣何得罪於上下，而膺此天罰。○簡閱也。簡在

帝心，惟天帝簡閱其善惡也。

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依陳柱說刪。

○言王者治天下之道，廣大平易，無有偏黨。

○底，依孫說改「底」，「底」與「砥」

通易猶「平」也。

○君子在朝之百官，小人在野之人民，履踐行也。視比也，謂比而則之。

○此係

反語——謂：「若以吾言爲非合於道者，然古者文武……」

○正與「政」同。阿私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吾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

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

○忠讀爲「中」去聲，猶得也。首意者兼愛之道，不爲人親之所利，而害於爲孝。○意讀爲「抑」。

下同。○依吳、陳柱說改。○以依孫說增。○賊依俞說增。○之是也。交，交利也。○毋，豈不也。

意謂爲「抑」。遇讀爲「愚」。

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之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所依孫說刪。大雅詩經大雅抑篇。○讎讀爲「售」。——詩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貨物，物善則

其讎價貴，物惡則其讎價賤。」

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尙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腰〕要，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特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

○依吳說改。

○固讀爲「簋」，古盛飯器，音夫（ㄉㄨˋ）。固「簋」古同音相通。

○其古通「綦」。

⑤依陳柱說刪。⑥三十年爲一世。謂未過一世，而民俗已爲之一變。⑦鄉與「向」通。⑧知讀

如「智」。謂句踐自維其智，尙未足以知訓練士臣之效如何也。⑨僂猶仆也。⑩謂越王見死者

已衆，遂不復鼓進而退之也。⑪謂爲也，顛讀爲「臚」，謂如炮肉之臚也。⑫依畢說增。⑬依萬

歷本增。⑭直與「粗」通。⑮注見中篇。

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衆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

○依王校增。

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

必友，爲人弟必「悌」弟。○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悌」依墨說改「弟」。——「悌」「弟」之俗寫。○「莫」依王說刪。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①其不仁茲甚，②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③拖其衣裘，④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⑤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⑥

①依孫說，據下文增。

②茲與「滋」古通。

③拖依畢說改「拖」，拖即「拖」本字，曳也。

④子

依學說增。⑤謂不義之至大者，爲攻人之國。⑥何古與「可」通。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①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②之知而非，③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④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⑤

①謂者以此說推之。②之，依王說改「知」而其也。③情與「誠」古通。④奚說猶言「何由」。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辯矣。①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②之義。③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④

①必爲依孫說增。②依學校改。③上也，歎詞。

非攻中

子墨子言曰：「古」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毀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

○古依王說改「今」。

○情亦與「誠」通，下並同。毀依王說增。過失下有脫文。

○見讀如「現」。

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出，○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刳」劔，○「住」往而靡弊，腑冷不「及」反者，○不可勝數；又與其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及」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

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道其居處之不安，食〔飯〕飲之不時，④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⑤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⑥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⑦亦不可勝數。

①毋語助辭。

②依孫說增。

③嘗猶「試」也；下同。上依孫說改「出」。

④撥音伐，大盾也。劫依

孫說改「劍」，劍刀把也。

⑤住依畢校改「往」。弊「弊」之俗字；「弊」，仆也。勝即「廣」字異

文。冷與「爛」古通及依諸本改「反」。⑥依孫說增。⑦依孫說改。⑧依王說改。⑨道由也。

⑩依吳說刪。

⑪后與後通。謂神喪其祭主，鬼喪其後裔也。

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①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非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②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

虛城數於千，不勝而一人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
〔王〕士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士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
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之猶「其」也。

○非此二字，據陳柱說增刪，然猶「焉」也。謂攻此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非不用

堅銳且大殺戮者所能徒得焉也。

○虛「墟」字正文。城依孫說增勝讀平聲，堪也。而猶「其」也。

人依畢校改「入」廣衍土地也。辟讀爲「闢」。此謂城郭土地至多攻不勝攻也。

○王依王說改

〔士〕

飾攻戰者〔也〕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
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
博，至有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非也。○子墨子
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

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①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②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

○依孫說改。

○依孫說改。

○祝藥，謂經祝咒之藥也。

○謂萬人食之，而獲其效者不過四五人，

猶不得謂之可行用之藥。

古者封國於天下，尙者以耳之所聞，^③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④夫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⑤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⑥不著何，^⑦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⑧今才土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⑨故欲安而惡危，^⑩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尙同「上」。

○國，依陳柱說增。夫依諸本改「大」句倒裝，即謂「大國亦弗從而愛利之」。

③且爲「祖」之借字，「祖」國名，爲晉獻公所滅。一依孫說刪不著何即不屬何國名，故城在今奉天錦縣西北。④古依王校改「今」情與「誠」通，故依畢校改「欲」。

節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

①閔左傳作「廔」二字通。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②至夫差之身，（比）北而攻齊，③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④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⑤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⑥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舟，⑦圍王宮，而吳國以亡。

○中楚國謂佔楚中央之國都。與依萬歷本刪。○比依諸本改「北」。○葆與「保」通。大山即泰

山。○九夷淮夷也。○退戰旋也。賞孤賞戰死者之家屬也。施舍猶賜予也。萌與「氓」通。○罷

讀如「疲」。○內依王說改「舟」。大舟王舟也。

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莫若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爪牙之士，「皆」比列其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六將軍即六卿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言六將軍中，莫如智伯之強也。○英名依王（闕）

說，改「莫若」。分依諸本改「爪」。皆依王說，改「比」。其依王校增。○務謂務爲救也。謂魚在水

中不務爲救，及至陸地，將復何及？蓋以喻宜在未亡之前，亟互相救也。乎，依王說刪。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蓋同「盍」，何不也。

節用上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①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③無不加用而爲者；^④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⑤其興利多矣。

① 謂可得加倍之利。

② 依王校增。

③ 使使也。

④ 言必有用之事，然後爲之。

⑤ 德與「得」通；

下同。

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①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組〕^②鮮且；③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④加固者〔芊組〕^⑤鮮且；⑥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⑦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者不勝，^⑧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

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辛組〕鮮且；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辛組〕鮮且；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① 圈與「禦」通。

② 辛組依俞說改「鮮且」。鮮與「斯」古通用；斯猶「則」也，且止也。下同。

③ 依王樹枏說刪。

④ 五兵，戈、戟、會矛、夷矛五種兵器。

⑤ 依畢校改。

⑥ 不依俞校增。

⑦ 矣，依

戴校增。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

① 有讀爲「又」。② 若猶「此」也。

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

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計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

○處家猶言有室，娶也。事人嫁也。

○次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

○有猶「或」也。所猶「以」

也。謂或以二十歲，或以四十歲也。

○踐與「選」古通用。「選」猶「算」也。謂以其早與晚相算，

則後聖王之法十年也。

○純猶皆也。字姪娠也。年依萬歷本，改計謂若每三年一姪，則此所遲十年

中，彼早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

○謂此豈非使民早婚而可增加人口乎？

○且猶「此」也。然爲

「難」之假借字。猶云「此不難已。」

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有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

侵就㊸，㊹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非今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㊺聖人爲政，特無此。此不聖人爲政，㊻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㊼天下之大利也。

○籍㊽稅也。

○毋語辭與依諸本改「興」。

○有依王景義說增，讀爲「又」與猶「如」也。下同。

○倭㊾秦舉火攻城之具。

○不猶「非」也。令依萬歷本改今術猶「道」也。數術謂上「使民勞」

以下數種寡人之道。

○此依孫說增。

○之猶「此」也。

節用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斃，歿二十一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

○二十依盧說改「世」卷「券」之借字；「券」今「倦」字也。

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者，聖王弗爲。○

○鞮，音^{ㄊㄨㄛˊ}，爲「鞮鞻」之借字。「鞮」音^{ㄊㄨㄛˊ}，攻皮治鼓工也。「鞻」音^{ㄊㄨㄛˊ}，柔革工也。輪、車、皆車工也。○

依畢校改。

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

味之調，芬香之利，不致遠國珍〔恢〕怪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際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臠不重。○〔飲〕飯於土墻，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

○恢依孫說改「怪」。怪猶言奇異。

○交趾今安南。降依王說改際。猶接也。幽都山西省雁門以

北地。

○建依諸本改逮。厚愛惜財物也。

○餗細切肉。不重止一品也。

○飲依王說改飯。增瓦

飯器也。形爲「鏘」之假借字。「鏘」羹器也。

○王本作「匏斗以酌」。○依孫說增。

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緌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

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曰：○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拆；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弁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

也。

○行與「道」古通用，兵道猶言「兵法」。○依孫說改。○兵依孫說改「弁」，弁「變」之假借字，并且從屈伸自如也。

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

○爲猶「用」也。○止依孫說改上。○津人掌渡之吏。

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氣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

○堀與「窟」通，堀穴葬穴也。○依畢說改。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邊夏，下潤濕，上「重」熏蒸，○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圜風寒，上可以圜雪霜。

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辟^今同「避」。謂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

○建^今依畢校改「逮」。重^今依諸本改「薰」。

節葬下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之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

○辟同「費」。

○隱謀，謂隱匿其智謀。

○三務，指上「從事乎富」等三者。依畢校增。

雖仁者之爲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既若此矣。

○爲依畢校增。○此依孫說刪也。依畢說增。

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者，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

○剛即古通。○於此乎猶言「於是乎」者，與「之」古通用；二子者言猶言「二子之言」也。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之天下，誰買」設置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

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治亂乎。④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⑤終身勿爲也。⑥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之嘗「之」有也。⑦

①傳與「轉」通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就實際之政事上觀之也。②也依畢說增。③

依學校刪。④求依俞說增。誰買依孫說改設置謂若厚葬久喪，果爲國利民福者，則仁者將求興起

此屬於天下，設置其制度……也。⑤依畢說、孫說改。⑥相廢謂相與非廢之。⑦依俞說增。⑧

故與「夫」古通用，且故猶言「且夫」。今依諸本改令未嘗之有依孫說改未之嘗有。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其是非利害也。①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②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③棺槨必重，④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⑤存乎「正」匹夫、賤人死者，⑥殆竭家室。存乎諸侯死者，⑦虛車府，

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①綸組節約，^②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擬壺、濫、戈劍、羽旄、齒革，^③寢而埋之，而後滿意。^④送死若〔送從〕徒。^⑤曰：天子、諸侯殺殉，^⑥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⑦衆者數十，寡者數人。

○其依王本補中讀去聲，猶「合」也。○雖與「唯」同，毋語助詞。○存猶「在」也；下同。○

重讀平聲，層也。——荀子禮論篇：「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⑧隴「壘」之

段字；丘壘墳墓也。○正依王說改「匹」。——白虎通義：「庶人稱匹夫。」^⑨依畢說增。○車

通借爲「庫」。比周遍也；謂珠玉金銀遍飾於死者之身也。○節約束也。○屋古「幄」字，小帳

也。挺同「筵」。濫與「鑑」通，壺鑑器名。——呂覽慎勢篇云：「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

○寢藏也，幽也。而後依張說增。○若送從依孫說，改送死者若徙居，極言喪葬之繁侈也。

○依孫說增。○將軍大夫即卿大夫，見尚同篇。

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立不秩，聲〔翁〕噉，○緘絰，○垂涕，處倚廬，寢苦枕
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饑，○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隕〕，^⑩顏色黧黑，^⑪耳

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④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④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④辟草木，^④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④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④〔細〕^④

④秩常也，不常言無常時也。翁依洪說，改「啜」爲「啜音益，咽也」。④緣音崔，喪服也——以麻布被於

胸前，三年之喪用之。經音董，麻在首在腰，皆曰「經」。④倚應倚木爲廡，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

囊由「塊」本字。④開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④隰依孫說改「陬」，陬形容阻喪之貌。④藜爲「黎」之俗字。④上士汎指士以上之階級。喪

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

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④據非樂上篇增。④依孫說增。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

也。六府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項賦稅之職。④辟同「關」。④藝「執」之俗字。

「菽」種也。

⑤ 紕音任，又音壬，織繒帛爲紕，細依俞說刪。

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①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②後得生者，而久禁之。③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

①之依蘇說刪。

②以與「已」同，扶附也，得也。

③謂以久喪之故，後嗣之本能生財者，禁使不得

從事於生財也。

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

今〔惟〕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①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②〔五〕又皆喪之三年。③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戚族人五月；④姑、姊、甥、舅，皆有〔月〕數月。⑤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陷〕，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

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

⊙惟依吳鈔本改唯無與「毋」同，語助詞。

⊙後子爲父後之子，即長子也。

——戰國策謂齊太子

申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

⊙五依陶說改「又」。喪服經：「父爲長子斬衰三年，

夫爲妻齊衰期。」又左傳：「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係指景王有穆后與太子壽之喪，是周禮妻喪

亦有三年之義也。⊙其與「期」通，謂一年之喪也。擊子即衆子，對前後子爲冢嫡也。戚依王說增。

戚族人爲族人之近者也。⊙月數依王說改數月。⊙苟讀自急救之「苟」，言能謹救之，使其飢

餓困約。⊙切與「忍」通。⊙謂在居喪期中，禁男女之交也。⊙負與「伏」通；「伏劍」謂身

伏於劍上而取死也。

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旣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
〔惟〕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

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且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積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夫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豎而毋負己也，治之說無可得焉。

○惟依與鈔本改「唯」無語助詞。○行依畢說刪。○其猶「之」也，求其兄而不得，謂求之於兄而不得也。不弟弟不弟之弟也。下仿此。○續依俞說改積奚「謬」之借借字，私也。吾悟之假借字，逆也。內積奚，吾謂心懷恥辱與不順之念也。○依王說改。○豎轉折也。負背也。

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

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①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者」之。^②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大國「者」善攻之。^③今「惟母」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④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修城郭溝渠者寡也；^⑤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

①力征謂以威力侵爭也。②委猶「積」也。——少曰「委」，多曰「積」。③者與「嗜」通者

依舉說改之。④者依學校，据上文，改着。⑤據吳鈔本改。無語助詞。⑥依王說增。

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①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糞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

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

○據吳鈔本改。

○惟古與「雖」通。

○之古與「與」通。

○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

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

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塋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喪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參耕之畝即謂「參耦耕之畝」言墓地之廣約三尺也。○哭依王說，

改「喪」而依戶崎說刪。

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蠶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旣泯而後哭，○滿罔無封，○已葬而牛馬乘

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④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⑤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罔，^⑥土地之深，^⑦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⑧壘若參耕之畝，「取」則止矣。^⑨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⑩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①也。以依畢校，據後文改之。②八狄，八種北狄之民族也。③穀，木楮也。禮天子棺用梓地，此用穀

尙儉。④棺束曰「緘」。古者棺不用釘，以皮束之，此用葛，亦尙儉也。⑤詘讀爲「窆」，棺下穴也。

⑥罔與「坎」同。封謂聚土爲墳。滿罔，無封謂但將土填滿墓穴而已，不爲墳也。⑦已，又作「紀」

——已爲「紀」之假借。⑧乘謂往來其上也。——淮南子齊俗訓：「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

⑨謂雖絞束之而不密合，雖通道而不爲深罔。⑩土度也。⑪謂將埋葬所餘之土，聚之其上也。

⑫取依畢說，據後漢書注改「則」。⑬此依戶崎說，據下文刪。若如此也。

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⑭革闌三「操」，^⑮璧玉

〔即〕既具，^①戈劍、鼎鼓、壺盞、文繡、素鍊、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槨塗差〔通〕道，^②壘雖凡山陵。^③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計，^⑤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⑥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

①大棺棺之在表者也；中棺棺之在內者也。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稗四寸；上大夫大

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屬即中棺也。②闕「韞」之假字，「韞」革屨也。操依

孫說改「襍」爲「襍」周匝也。③即依王說改既。④槨築也。塗塗道也。差交互也。通依孫說，改「道」

爲「雖」與「唯」。通凡有積聚之義。壘雖凡山陵，謂丘壘唯欲積聚耦於山陵也。⑤毋讀爲「無」。

⑥鄉「屨」省文。⑦法據他本增。⑧請與「誠」通。

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

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

○政與「正」通。

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胡說猶言「何說」。

○擇與「釋」通，舍也。

昔者，越之東有滌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啜人國者，○其親戚死，○「朽」乃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秉」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燼上謂之「登遐」，○然後成

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巳，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⑤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

①義宜也，謂以其俗爲宜也。

②炎依他本改曠。

③親戚謂父母也。

④朽據列子改朽，本作

「高」音寡，剔人肉而置其骨也。

⑤乘依畢說，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儀渠，儀渠又作「義渠」在

今甘肅慶陽府。

⑥爇上謂煙昇，爇天遐亦遠也，登遐猶言「仙去」也。

⑦猶已也，以依王校增。

⑧生利謂生者之利益，死利謂死者之利益。

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①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②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祀，③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①菹同「罅」裂也。

②謂足以識其墓所也。

③俱猶「俱」也，言取衣食之餘財以仗助祭祀也。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者也。』○

○謂依王說改「請」請與「誠」通。謂中心誠欲爲仁義也。○依王校改。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

○志意也；天志謂當體承天帝之意，實行兼愛交利也。○所猶「可」也；下同。○親戚父母也。所知識謂平生所知交之人。○其依他本改「共」。○惡讀平聲。

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

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

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言依俞說刪。

○焉猶「於」也。而猶「此」也。晏清也。明也。曰依畢校改「日」。

○可據王闕

運刊本刪門冥也言

甚明，雖林谷幽冥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

○三字，皆依王校增。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

○我依他本增。

○依王校，據中篇增。

然則何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

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依萬歷本改。

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

○政與「正」通，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之猶「而」也。○次古「恣」字，恣已猶言「擅自」。

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得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犧牛羊，○象犬彘，潔爲黍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

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

○之，依畢說，孫說增。○依陳柱說乙正。○嚮以芻豢飼牛也。○爲，依畢校，据後文增。○黍，盛祭

品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下所二字，依戴說刪。

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

○窮極也。○者，依畢說增。

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延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

○之與「於」同義；下同。○延今依王本增。○方今與「旁」古通，溥也。方施天下言德澤之施溥遍

於天下也。

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賤」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

○依王校改。

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利之。何以知其兼而「明」利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犢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

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明依陳柱說改「利」。○粒食猶言「穀食」。○色依畢校，改邑邑人猶儒家言「下民」。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者不暴寡；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

○政依畢校增。○依陶說增。

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者暴寡；詐者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

○非猶「背」也。○倖依孫說改「倖」，倖與「舛」同，乖也。○依陳柱說增。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

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去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大依陳柱說改「去」其通「基」一極也。

明鬼下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强於聽治，○賤人之不强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

○明鬼明神之實有也。

○正與「征」通。

○是以存猶言此所以然之故，由於……。

○正亦

官長也。

○亂依畢校據下文增。

○退猶「禦」也。率假借爲「術」——車道曰「術」，步道曰

「徑」。

○借若猶言「設若」。

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日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
○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
別，○以爲將不可不以明察此者也。○

○之猶「滋」也。○別讀爲「辯」。○當猶「於」也。○不依俞說增。

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
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
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
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
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

○已助詞，猶「矣」也。——漢書：「亦無及已。」○亡古「無」字，儀標準也。謂欲察知鬼神之有
無，必以衆人之實際經驗爲標準也。○請讀爲「誠」。○惑與「或」通。○依王校，據下文及非命

○補。④可古通作「何」。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
神鬼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
也。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
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
〔用〕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
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當是
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
以教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誅，○若此之憎遼
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不辜謂不以其罪。杜伯封於杜國之伯爵，陶唐氏之後。杜國，在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

○用，依諸

本改「田」田獵也。圃田地名。③朱衣冠以韎韐所製之衣冠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

④入依孫說，據文選注引改之。⑤禮仆也。⑥強音叨，弓衣也。⑦春秋國史也。——國語韋注云：

「春秋紀人事善惡，而日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⑧謀依畢說，據後文改誅。⑨摺與「摺」

通，急疾也。速「籀文也，依他本增。」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秦穆公，⑩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

左」人面鳥身，⑪素服，⑫三絕，⑬玄純，⑭面狀正方。〔鄭〕秦穆公見之，乃恐懼。神

曰：「無懼！⑮帝享女明德，⑯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

〔鄭〕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⑰曰：「予爲句芒。」⑱若以〔鄭〕秦

穆公之所身見爲儀，⑲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⑩鄭依孫說，改秦下同。⑪而左依李說，改人面。⑫三絕依孫說，改玄純玄純黑緣也。⑬依畢說，

據太平廣記引增。⑭女與「汝」同。⑮名依王校增。⑯句芒司春之神。——月令：「春，其神句

芒。」⑰儀例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慘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祖卽祖澤，地名，馳祖爲田獵而馳騁於祖澤也。

○祖塗，祖澤之塗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禘〕祝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祿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之選失時，○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纆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祿

子舉揖而稟之，^④殮之壇上。當是時，^⑤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憎惡！』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① 祐依孫說改祝祝即周禮大小祝，蓋以官爲姓者。② 固依吳（闈）說謂厲神祠也。③ 祿爲「禰」

之異文，禰子猶楚辭之「靈子」，巫也，揖與「梅」同字，通借爲「琴」，爲鐘鼓龔上之飾，蓋謂厲祠之神，

憑巫持鑿而與祝觀享言也。④ 陸依他本改珪。⑤ 全與「怪」同，純色也。⑥ 意與「抑」同。

⑦ 之依陳柱說增選獻也，謂祭祀。⑧ 官臣猶言奉職之臣。⑨ 稟爲「敲」之同聲假借字。⑩ 時

依一本增。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臣，^①有所謂王里國與中里徼者。② 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③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④二子許諾。於是洫洫擲羊而（灑）灑其血。⑤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稟之，^⑥殮

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諸呪「先」矢，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憚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①臣依畢說，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

②與據事類賦注引增。

③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

④「掘」之借字。漁坎也。所謂坎用牲加書也。揆與「剗」通。音了。剗也。澆依畢說改「澆」。

⑤「跳」謂蹶僵也。之往也。請品依王本改諸呪先。依俞說改矢。與誓古通。其請之請與

「情」通實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①有在也。毋與「無」同所處也。

②施，袤也。董，督也。謂袤行不可以不督責而正之。

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尚士

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

[○]請與「情」通下同。[○]高依孫說改尙士尙士卽上士也。[○]有又也復厚也。[○]墨子依畢校增。

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

[○]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謂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如魯以周公爲文王子，故立文王廟而祀之，是也。[○]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之屬。[○]何祭分猶言「何祭之分」之字，古人語急而省。

非爲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故通「古」。○分之均，謂頒賞平均，聽之中，謂斷罪允當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蕞位」，蕞社。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勝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宗瓊，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蕞位，依王說，改蕞社，蕞謂草木岑蔚之所，社神祠也。○祝，太祝，宗伯也。○勝，依劉校，勝音

突，肥滿也。倅，與「粹」通，毛色純也。○與歲上下，謂依年歲之豐凶，定祭祀之厚薄也。——逸周書

羅匡篇云：「成年穀足，賓祭以盛；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故事也。○昔疇昔，謂平時

也。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也。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有，[○]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或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故先王之書，〔聖人〕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不語數鬼神之有也。^④重有重之，^⑤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

○有依王說增。

○咸依王（引）說改或。

○書讀爲「威」。羊古通作「祥」。

④聖人依王（景）

說，據下文改慎無慎猶「誠」也。不依陳柱說刪，謂誠無有一尺之帛，一篇之書，不數言鬼神之有也。

⑤有與「又」同。

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

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重」下有字，亦讀爲「又」。○亦何書三字，依畢校刪。○在上在上，在民上也。○於嘆美之辭，昭見也。言

文王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也。○謂周建國以來，雖已歷有年數，至文王而始受天命爲天子也。

○有周周也。○顯光也。○時是也。○謂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天命之，豈不是乎？○陟降，古人常語，猶言

「登遐」。○謂文王沒後之神靈，常在天帝之左右也。○穆穆，深遠之貌。○問與「聞」同。○謂此威儀穆

穆之文王，其令名必永垂不朽也。○謂此吾所以知周書之主張有鬼也。

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上觀乎商書。

○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

「住」，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隹天下之合，

○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佐禹也。○此吾所以

知商〔周〕書之鬼也。①

①依他本改。

②貞爲「征」之假借字，活動之義。

③允與「以」通。

④比依順也，方猶「道」也；

謂依順於道也。

⑤住依他本改「佳」；佳古「惟」字。人面猶言「人類」。

⑥共讀爲「恭」。允

誠也。

⑦住依學校，改「佳」亦古「惟」字。

⑧葆與「保」通守也，安也。

⑨佐謀依王〔景〕

說，改「謀佐」。⑩周依王，蘇據上文改「書」。

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上觀乎夏書。

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天用〔勳〕，則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

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

不共於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

而僂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中也。

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

夏書之鬼也。

①止依他本改「上」。

②甘在今陝西鄂縣。

③六人六軍之將，下下車也。

④有扈國名，姒姓，在

今陝西鄂縣。

⑤五行仁、義、禮、智、信也。三正天地人三者之正道也。

⑥勦依孫說，改剿，剿音勦，絕也。

⑦有讀爲「又」。

⑧此引有扈氏之言，謂「吾之有天下，如日之方中，其盛無比」，蓋謂其妄自夸

大，不知誠慎也。

⑨且通爲「嗟」。葆通爲「俘」。

⑩共與「恭」同。

⑪左右謂車之左右也。車

左主射，車右主執戈以退敵，不共謂玩忽職務也。

⑫若汝也。若不共命，謂汝苟如此，則當以不奉命

論也。

⑬僂與「戮」同事，依王說，改中中與「衷」通，謂衷於事理也。

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

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⑭吉日丁〔卯〕

卯，⑮〔周〕用代〔祝〕祀社，方⑯歲于〔社〕祖考，⑰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

延年壽哉？

⑭尙與「上」通，尙書猶今言上古史。

⑮有讀爲「又」。

⑯古曰二字，依劉師培說刪。

⑰卯依

孫說改卯卯古「酉」字。④周代祝依孫說，改用代祀社土地之神，方四方之神。⑤社，依孫說，改祖言奉歲時之祭於祖考也。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①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②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③，逐無罪人乎道路；④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⑤見之。⑥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⑦是以天下治。

①嘗讀爲「常」。常若猶言「於此」。如與「而」音義同。②五字依王說刪。③退亦依孫說，改逐逐與「禦」通。④現依吳鈔本改「見」。⑤依戴說刪。

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

○爲依他本增。○猶言：若以爲不然乎？吾且舉例以明之也。

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祀，○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十兩，○鳥陣厲行。湯乘大贊，○犯〔遂下〕遂夏衆，〔人〕入之〔螭〕郊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士，○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罔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

○詳讀爲「詐」也。○行據王〔圖〕於改祀蓋謂伐郊壇社樹也。○此猶「是」也。至與「致」

同。○十依孫說增。古考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大贊，地名，乘升也。蓋謂由大贊之間道，從高而

下也。○諸字依孫說改。○王指「湯」。乎於是乎。推哆大戲，桀之別號。——哆同「侈」。大戲即

「大轡」蓋桀之力能推移大牛，因以爲號也。④士依王本增。⑤主別兕虎，謂職主辨別兕虎之類，駟之作戰也。⑥侯維也。⑦圍與「禦」通。

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訴天，侮鬼，下殃「傲」殺天下之萬民；①播棄黎老，②賊誅孩子，「楚毒」焚炙無罪，③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④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⑤衆畔「百」自走。⑥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⑦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儆。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盡殺人。⑧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⑨「得瓊無小，⑩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

①傲依王校，改殺。

②黎與「耆」通。

③楚毒依王說改焚，蓋謂炮烙之刑也。

④節爲「卽」。

之假借字。窺戎觀兵也。謂先諸國而遂即觀兵也。⑤王指武王中讀爲「仲」。費仲、惡來皆紂臣。

⑥百依陳柱說，改「自」。⑦年爲「人」之假借字。梓爲「宰」之假借字。株爲「誅」之假借字。萬人

宰誅，謂萬民爭誅殺耐也。⑧依太平御覽引，改。⑨禽艾逸書篇名。⑩得璣與「德幾」古通。

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中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①非他也有天鬼神，②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③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④今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⑤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犧牲之財耳。⑥

①忠依蘇說，據上文，改中。②之猶「至」也，謂自古至今也。③神依孫說增。④陳物謂故事常

理。⑤妣，女子先生者也。⑥請讀爲「誠」——詳前。⑦二字據下文增。

〔自〕且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固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欲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鬼神請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姐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① 自依孫說改，且非依蘇、俞校增。② 如與「而」通。③ 亡爲「無」之本字。④ 愛謂吝惜也。乎當讀爲「也」。⑤ 臣依陳柱說改「固」。⑥ 具通「俱」。⑦ 共也。⑧ 欲依陳柱說增。⑨ 二字依孫說。

據上文增。

⑩ 依俞說改。

⑪ 當若猶言「於此」。

⑫ 尊明謂尊事而明着之，以示人也。

非樂上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則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

⊖以音樂爲無益於人而斥之也。

⊖據萬曆本改。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櫛象，[⊖]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華依一本刪。○擱謂牛羊豭謂犬豕——草食，曰芻，穀食，曰豭。○邃深也。野古與「子」通，屨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埴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簧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齋而予之，○不敢以爲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

○雖與「唯」同，無語助詞。○掊與「杯」通，以手掊之也；折讀爲「種」，壞柔土也；坦依張說，改埴土黏曰埴，言王公大人之造爲樂器，非若掊水埴土之不費也。○措斂猶言「藉斂」。○惡許猶言「何所」，謂吾將何所用之也。○休其肩背謂免於負荷也。○予人以物曰齋，此謂人民出財貨以爲造舟車之用也。○反同「販」，大也，中得也。○然如此也。

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

○即與『則』同。當與『嘗』通。『嘗』試也。○揚舞也。干盾類，戚斧類，舞者所執也。○安猶『於是』。謂衣食之財，於是乎可得而具也。

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爲未必然也。○

○意與『抑』通。舍此言姑舍此勿論，而更論他事也。○自外曰寇，自內曰亂，竊物曰盜，殺人曰賊。○以爲二字，依俞說，據上文補。

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惟」唯母處高臺，①厚樹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②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③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④將必不使老與遲者。⑤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舉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利。⑥將必使當年，⑦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舉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利。使丈夫爲之，廢「大」丈夫耕稼、樹藝之時；⑧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唯母爲樂，⑨虧奪民衣食之「時」財以拊樂，⑩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①惟依吳鈔本改唯。唯母皆語助詞。②延，讀爲「延」。延鼎，鑄鼎土型，謂鍾虛懸而弗擊，則猶之延鼎也。③焉猶「乎」也。④惟勿語助詞，猶云「唯母」「唯無」。⑤遲與「稚」通。⑥明與「眉」通。朴依王本改利下同。⑦當年壯年也。⑧大依他本改丈。⑨惟依吳鈔本改唯。⑩時依王校改財拊擊也。拊樂奏樂也。

今大鍾、鳴鼓、琴瑟、笙簧之聲，既已具矣；王公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王公依舉說增鏞然閑靜之貌。○不猶「否」也。謂所與共聽者，非賤人，則君子也。○依舉校增。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贏）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萬，即「萬舞」，舞之一種。樂萬猶言「樂舞」。○萬人亦猶言「舞人」也。短爲「短」之借字，音「豎」；短褐，勞動者之粗布短衣也。○從容舉動也。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

也。醜麻依王說，據鈔本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刪。 ⑤常與「常」通。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①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絳屨，②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生，不賴其力者不（主）生。③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

①蜚與「飛」通。貞與「微」通。詳明鬼下篇。 ②蚤爲「爪」之借字。絳卽「轉」正文，歷衣也。

③唯與「雖」通。 ④主依學校，改生。

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①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竄其思慮之智，②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叔粟，③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

緒，〔細〕細布，〔縿〕縿，^④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⑤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竄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叔粟，是故叔粟不足。^⑥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不能夙興夜寐，^⑦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細布，〔縿〕縿，是故布〔縿〕縿不興。

①分讀如「職分」之「分」；分事謂各人職分內應盡之事。

②竄與「殫」通，盡也。

③升依王

說，改「叔」叔與「菽」同。

④緒與「紉」同。細依盧說改「細」細織也。縿依王說，改縿縿音早，

縿也。下同。

⑤說「悅」同。

⑥四字，依王校，據上下文補。

⑦不必依上文，改必不能。

曰：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賤人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①而廢依俞說，移上國家依俞說改賤人而讀爲『能』。

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桓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倍以二伯黃〔徑〕經。』乃言曰：『嗚呼！舞〔佯佯〕洋洋，○黃〔言〕音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百殍，○其家必懷喪。』②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③『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④將將〔銘〕鏗鏗，莧磬以〔力〕方，○湛濁於酒，滌食於野。⑤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天用弗式。』⑥故上者，天鬼弗〔戒〕式，○下者，萬民弗利。

①桓依他本改恆。

②巫以舞降神，爲人祈禱者，巫風蓋謂其行徑直同於巫也。

③衛〔緯〕通。

④否似依王本改倍以伯同『帛』。

⑤徑依王本改經。⑥佯佯依吳鈔本改洋洋，洋洋舞樂之形容。

⑦黃同『簧』。

⑧言依李說，改音孔甚也。章同『彰』，明也。⑨常古通『尙』，『尙』，右也，謂上帝弗。

佑助之也。

②九有九州也。

③日依學校，改百拜古「殃」字。

④懷與「壞」通。

⑤武觀亦如

五觀，逸書篇名，夏五子所紘也。

⑥啓開也。乃汝也。啓乃謂「先生未有，今開之自汝也。溢同「佚，

樂也。

⑦野於飲食倒裝句，即謂「飲食於野」也。

⑧將將與「鏘鏘」通。銘依孫說，改「鏘鏘」

鏘鏘鏘鏘，作樂聲也。寬與「筦」通。力依孫說，改方方猶「併」也。筦啓以方謂管磬之聲併作也。

⑨湛濁沈湎也，言飲酒無度。淪爲「偷」之借字，苟且也。

⑩翼翼開也。大依惠說改天。

⑪式法也。天用弗式謂天以爲不法也。

⑫戒依孫說，改式。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止也。

非命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必依俞說，改「不」不可而不可以也。儀準的也。○運鈞，陶者所用之轉盤。立朝夕，度東西也。謂置測景器於轉盤之上，欲以正東西而測朝夕，乃爲不可能之事也。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依畢校增。○先猶「前」也。○請與「情」通「情」實也。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

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

○存乎猶言「在於」。

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其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

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①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②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其力也。^③

○問與「聞」通，聲聞也。○其，依下文增。○功與「攻」通，治也。○故與「固」通。○其，依上文增。

然今「天」執有命者，^①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若說觀之，^②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天，依萬歷本，改執。^③○若，以依孫說，改以若。

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①而從其心意之辟。^②外之馭騁、田獵、畢弋，^③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④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

○而讀如「能」。○辟與「僻」同，邪僻也。○毆「驅」之古字。舉以網掩雉兔也。弋以繩繫矢而射也。○罷與「疲」通。

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必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

○親戚父母也。○又依上文，改必。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衆運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作創也，言創爲運命之說也。人依學校增術與「述」通。○遲猶「疑」也。遲疑連綿字。樸，樸實之人。

曰：何書焉存？①禹之總德有之曰：②「允不著，③惟天〔民〕命而不葆。④既防凶心，⑤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⑥「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⑦帝式是增，⑧用〔爽〕喪厥師。」⑨彼用無爲有，故謂矯；⑩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⑪「惡乎君子？⑫天有顯德，其行甚章。⑬爲鑑不遠，在彼殷王。⑭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⑮上帝不順，祝降其喪。⑯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商。〕」⑰

①爲於也。此係倒裝句。——何書焉存猶云「存於何書」也。②總德逸書篇名。③著讀爲「若」。

④允不若信不順也。⑤民依主〔景〕說改命而同「爾」。葆同「保」。⑥既「无」之假字，同「無」。

謂不自防止其凶心也。⑦告同「誥」。——書敘云：「湯歸自夏，至於大桐，仲虺作誥。」⑧布命。

依上中二篇補。言矯託天命，以布命於下民也。⑨式，用也。增讀爲「憎」，惡也，謂帝用是憎惡之也。

⑩爽，依上篇改喪師衆也。⑪詐稱曰矯，謂本無所謂命，而彼乃強以爲有，故謂之矯也。⑫於去發。

三字，依陳柱說刪下去發二字同。

⑤謂惡乎爲君子乎。惡乎猶言「何者」。

⑥有與「右」通，祐

也；謂天祐助有明德之人，其事甚彰著也。

⑦殷王指紂。

⑧常讀爲「尙」，與「右」同義。九有九州也。

州也。

⑨祝斷也。謂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⑩帝依莊、陳校，改商。

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尙與「上」通，皆無之謂皆以命爲無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喉舌，而利其脣氓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惟依王說改「喉」。氓「嚙」之略字，與「吻」同，口邊也。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

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統〕絲葛緒〔拊〕拊布〔縿〕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

○息依畢校刪。

○升依王校，改叔與「菽」同。

○以依吳鈔本增。

○統依畢校改絲，拊依他本。

改拊同「細」，縿依王說改縿，詳見非樂上篇。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賁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

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①下以待養百姓，^②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③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①黃假也。黃若猶爲『假如』。②使從也。③待與『持』通。持養保養也。④共猶『俱』也。與『損』古通。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①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①依王說增。強力也。謂有命之言，不可不力非之也。

耕柱^①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②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③駕驥與羊，〔我〕子將誰〔馱〕馱？』^④耕柱子曰：『將〔馱〕馱驥也。』子墨子曰：『何故〔馱〕馱驥也？』耕柱子曰：『以驥足〔以〕責。』^⑤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⑥

① 此篇係記墨子與其弟子耕柱子等之間答，因以「耕柱」爲篇名。

② 愈古「愈」字，勝也。

③ 大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

④ 我依畢校，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子馱馱，依諸本改馱馱古文。

⑤ 「馱」字。

⑥ 以依王說，據類聚、御覽、白帖引，移上以驥足責言所以馱馱者，以驥之足以責也。

依畢校增。

⑦ 以依王說，據類聚、御覽引，刪。

巫馬子謂問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謂依類聚引，改問。

「昔者，夏后開啓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鼎之於昆吾。○是使翁益難卜於白苦之龜。○曰：「鼎成三三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已人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謀，豈能智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開依蘇說改啓禹王子折與「撻」同；「撻」謂發動之也。川依王說據諸書引刪。○陶鑄之

於昆吾依王說改鑄鼎於昆吾昆吾古國名，在今河北省開州西南。○翁依孫說改「益」益即伯

益難通借爲「難」，然灼也。筮，依諸本改「龜」。謂使益灼白苦之龜而卜之也。②曰益卜時告龜之辭。③三依王、王（引）說，改四。④威與「廢」通。⑤上鄉與「尙」同。⑥已依孫說增。人依畢說改，又由與「繇」通，兆之占辭。言已卜，又言其卦兆之占辭也。⑦上文命龜云「尙」，此兆從之，故云「嬰矣」。⑧逢與「蓬」通，蓬蓬盛貌。⑨依王、王（引）說，改。⑩桀與「傑」通，諫依王（引）說，改。謀智，一本改知。言雖聖人與其良臣傑相共謀，亦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①二人皆墨子弟子。

②欣讀爲「睇」；「睇」，望也。蓋謂測量。

③呂氏春秋不屈篇：「今之城者，或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

○云有也。

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燎放火也。此於依他本，改於此。

○搯即「操」字異文。

○子何貴於二人，謂子於二人中孰貴

之也。○依畢校增。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

○荆楚古名。謂子墨子游於楚時，耕柱子適在楚，從游之數門人訪耕柱子也。○智與「知」同。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古者以金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後生弟子自稱不敢死，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服，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

○子依王校增。○而汝也。耶依王說改「服」。富與「福」古通。人不見而服，謂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謂未見鬼之福汝也。

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

○豨同「豨」。方言：『豬，南楚謂之「豨」。』

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

○大王猶前王也，如言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當讀爲「邪」。』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利

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

○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棘同「翻」，空足曰

「翻」，異同「翼」，鼎耳也。三翻六翼，蓋謂九鼎。

「今用義爲政，〔於〕國家必富，○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依陶說改。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葉公子高，楚大夫，名諸梁，食采於葉。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之，而舊者新〔是〕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

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也依畢說，改之是依蘇說，改之。○所依畢校，移「以」下。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魯陽文君，楚平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封邑。○足用而勞，謂自勞其足也。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復行同「履行」不依學校增。○謂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敵其口也。

子墨子使管黔〔激〕教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以是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

○激依孫說改教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也。管黔教與高石子俱墨子弟子。○設猶置也，列也。鄉依學校，改卿。

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曰：「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奄，○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日翟聞之，爲義非避毀〔譽〕就譽，去之〔道〕苟道，○受狂何傷？」

○謂去之苟得其道，則雖受狂之名，亦庸何傷。○關叔即管叔——關「管」字假音。○蓋依王、

孫說改「奄」。商奄卽奄——單言之曰「奄」；衆言之則曰「商奄」。周公東征滅奄，居其地，後乃封爲魯也。（四）譬依學校，移「就」下。道依學校，移「苟」下。

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陷人「長」積也。」○

○二字均依王本改。

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

○先人前人也。則法也。○三參也。言參師前人之法，不必變更也。智猶「知」也。

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

○後生弟子也。上反字，反倍之義。下二反字，爲「返」之段字，歸也。謂弟子中有曾反倍子墨子而後歸從學者，其人曰：『我之來歸從學，特後於他人耳，不足爲罪也。』○北敗北也。失失道也。謂戰敗失道而後歸，不得與殿者同賞也。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

○術同「述」。謂君子徒祖述而不創作也。

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誦，今「也」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述，○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

今〔誅〕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述而作者矣。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④其通「養」極也。其不君子謂最下劣之人也。⑤誅依俞說，改誅誅與「術」並「述」之假借

字也。依孫說改之。⑥次不君子謂稍優者。遂依畢說改述。⑦謂述而不作，與彼次不君子者作而

不述，同爲偏頗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①愛

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②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疾者之拂？③故有〔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④

①謂愛鄒人過於愛越人也；——下同。②疾痛也。擊彼則不疾於我，謂擊他人則我不覺痛也。③

拂抗拒也。疾不依畢校，故不疾。④依俞說改。

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
○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

○意與「抑」通。

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賢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子之身者也。』
○

○常今依孫說改子。此節有玆誤。大旨謂：巫馬子倡此種利己論，其信奉之者，則將以實行其利己主義而欲殺之；其反對之者，則將以其言之有害人道而欲殺之。是則巫馬子說一出，無論行與不行，均將召殺身之禍，更遑論其說之常否乎？

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
○若無所利而〔不〕必言，是蕩口也。』
○

○惡讀爲去聲，何也。○不依孫說改必此節亦有稅誤。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羈櫟，〔維〕幾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甘肥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

○櫟同「芻」。幾依畢、孫說改幾，庖人也。但即「袒」，袒，揚也。○不可依畢、孫說增。○還爲

「單」之借字；單然驚視貌。○舍「予」之借字；舍余食猶言與我食也。○日月依據曹耀湘本，

改甘肥安語助詞，無意義。

子墨子曰：『楚三意，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三意依畢校，據太平御覽，改四竟。○辟同「關」。○評靈依孫說，改呼虛呼即「罇」之借字；

呼虛謂開隙虛曠之地也。入依孫說增。④開邑空邑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蕞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祝於〔禁〕蕞社，〔也〕。曰：『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

○禁依王說改『蕞』蕞古『蕞』字。蕞社見朋鬼下篇。○苟猶『尙』也。○視依諸本改祝也。依俞說改曰。

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

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與字依王(引)說改「與」度與「殿」同寒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貴義於其身言貴義過於其貴身也。

子墨子自魯即齊，〔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

○卽依學校，移「齊」上卽就也，言由魯至齊。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處坐食也。 ○如猶「當」也。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

○獻惠王即惠王，或係「獻書惠王」之誤。墨子於楚，在楚惠王五十年，即周考王之二年也。

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

○成古通作「誠」。

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棗、棗、棗，以祭上帝、鬼

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

○一依蘇說增。

○順與『憤』通。

○主君稱稷寶。

『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於依蘇說增。

『彼苟然，然後可也。』[○]

○彼古通『匪』；『匪』，猶『非』也。言人君之用賢，必非苟然，而賢始樂爲之用也。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遷今也。○不足今依王校增。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者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去惡，○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

○辟今同「僻」；六僻今下喜、怒、樂、悲、愛、惡也。

○者今三者今指嘿、言、動也。御今用也。使三者今

代御謂更迭用此嚶、音動三事也。○依俞說增。

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

○排當讀爲「非」。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一犬依墨子書治要增。

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

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鉅今金剛石也。黔今煙煤也。墨今與「黑」古通用。

子墨子曰：「今「事」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繼，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依王（闕）說改布不繼之「布」錢也——藏者曰「泉」行者曰「布」不繼不增加也。響即「售」字本文。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溫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金〕今聞先王之〔遺〕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金依諸本改今遺依王說改道

子墨子南遊之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

○關卽「扁」也。——古乘車箱轄間，以木爲關，中可度物，謂之「扁」亦謂之「關」。——○揣量也。謂但能揣量事理之曲直足矣，不須讀書也。○有愛也。言何所愛於書也。

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漆與「七」通。

「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易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此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也。○然如此也，鈞與「均」通。民聽不鈞，謂傳聞各異也。○逆鈞考也。○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若○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

數百人處前後執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公良桓子衛大夫。○簡閱也。○吾依俞說改若。○數依王說增。人處依畢說增。

子墨子弟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審。○——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

○弟子依孫說增。○當依孫說，據後文，改「審」。○盆，粟量名。

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

「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也義〔爲〕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

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也。○

○也，依學校，據太平御覽，改之。○之，依諸本，改也。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買〔信〕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信，依學校，改倍徙與「菴」通。○財，依學校，改則。

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爲〕焉。○

○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至淄水不遂，依學校增爲「依諸本改焉」，淄水出山東益都縣西南。

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
①是圍心而虛天下也。②子之言不可用也。』

①天之依舉校增。②圍心而虛天下，謂以迷信束縛人心，使天下之行人少也。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攬粟也。』
①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①吾依孫說增革使也。攬與「擲」同，拾穗也。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

○公孟子疑即孔子弟子公孟子高。

○共讀爲「拱」，謂垂拱以待也。

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耳（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

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②

①身依王（引）說，改耳也。依王（引）說刪。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②疑惑謂言之無益而有害，則君子遲疑

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③謂君主之政事，在應付國家之難，譬若危機一髮之際。

④然而猶言『是乃』十一字，依蘇說，自下文移此。此謂君主若因君子之諫而得利，則必用君子矣。

⑤大巧之經謂巧妙之經略。⑥著貯也。偽爲也。言貯稅生財也。⑦謂與他國戰，必敗無疑也。⑧

以上分言不扣必鳴之三物：其一，君行淫暴；其一，爲政不善；其一，好攻伐。——皆君子之所當諫也。

『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所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

①所依孫說增。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巫，處而不出，有餘

〔精〕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之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

○玉依孫說，改巫精依孫說，改稱。○知依畢校，改之。

『且有二生於此，善〔星〕筮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星依王校，改筮。○精依王說，改稱——下同。

公孟子義章甫摺〔翹〕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

○義當讀爲『峨』。章甫殷冠——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指即「晉」字俗寫。忽依畢說，改「忽」忽與「笏」通。義章甫指忽謂峨然冠章甫而指笏也。

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犂羊之裘，章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濯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

○註詳象愛中下篇。○鮮同「縞」，生帛也。組，綬屬。○絳，依王（引）說，改絳絳與「縫」「縫」。「逢」同，大也。絳衣，大袂禪衣也。博，亦大也。袍，衣前襟也。

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恕」，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必將舍「恕」，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

○宿留也。謂知其善而不即行也。○不依蘇說，改「必」。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

○謂言古言，服古服也。

○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

○關叔即管叔，詳辨柱篇。

『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

○謂當聖王之世。

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①

^①用節依諸本改節用。^②齒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黠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兀冠也。」^③

^③黠同「錯」。葆，包髮也。亦依王（引）說，改兀兀即「其」字。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兀子

「亦」有之曰。①「亦」元傲也。心出於子不祥。②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

①謂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也。

②子亦依戴說，改元子元古「其」字，其子即「箕

子」周書篇名。

③亦依畢校，改元下同也，依曹說改心。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①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戚族人五月；②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③弦詩三百，④歌詩三百，⑤舞詩三百。⑥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

①後子嗣子也。

②戚依王校增。說詳節葬下篇。

③周禮大司樂鄭注云：「以聲節之，曰誦。」

禮記樂記注云：「弦，謂鼓琴瑟也。」

④周禮小師注云：「歌，依詠詩也。」

⑤謂舞人歌詩以節舞。

墨子意謂不喪則又習樂，明其曠日廢業也。

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
禮樂。』

○國依王校增。 ○治依王說，改貧。

子墨子曰：『國之治也，治之，故治也；○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饗，○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蕩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僂，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

○六字依王（景）說，增。 ○猶云：『勉之無已。』 ○噎飯室也。飯室，則思飲。 ○霸侈盛也。 ○戾虛猶『虛戾』戾猶厲也。——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

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月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月之喪，是猶僂謂擻者不恭也。」
○日依畢說，改月。○僂，赤體也。擻，揭衣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

○謂偶有一事，賢於他人。

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何故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

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

○子依俞說增。吾子，吾子也。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
○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曰依蘇說，移下。○說文：「樂，五音八聲總名，引申爲「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以爲室」難之。○爲依畢校增。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徒，

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程子即程繁，爲兼治儒、墨之學者。○天依學校增。○有極猶言「有定」。

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者。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

○各依王說，改若若亦「此」也。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告聞謂唯以所

聞告也。

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還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

○迷依孫說，改還。墨子呼程子令還也。○復讀如「孟子有復於王者」之「復」，白也。謂程子進而白於墨子也。○聞依舉、孫說，改聞，聞非也。○意謂墨子言本毀儒，而自以爲非毀也。○謂非

儒之言，不得以平日毀桀紂爲比。○應當也。執商也。執辭者，商度其是非得失，如上所謂告聞者是

也。議爭辯也。稱議者，舉其善惡成敗而辯其所以然，爲世之法戒，如譽禹湯，毀桀紂是也。應執辨稱議

而爲之者，言其當執辭則爲之執辭，當稱議則爲之稱議也。敏明智也。○吾爲「罔」之略字，罔與

「禦」同。○蛾同「蝮」。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元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

○亦依俞說，改元，元古文「其」字，蓋指孔子言。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所說至當而不可易者也。

①聞知也。憂同「優」盛也。②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③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則翟安得不稱之乎。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也，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
此二十七字，依畢校，移後。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即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

①良猶「強」也。徇靈敏也。②其同「期」。

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亦〕元父死，〔亦〕元長子嗜酒而不預葬，〔亦〕元四弟曰：「子〔無〕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

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遂不復求仕。④

○依畢校增。

○預據意林引增。預與下文「與」同。

○亦依畢校，改「元」下同。

○無依畢校，改與

⑤未猶「不」也。

⑥五字，據意林引補。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

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①

○八字依畢校增。

○言不視人之好不好，欲不欲也。

○以上十六字，依畢校，從下文移上。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知，能爲（禍）人（哉）禍福，○爲
辭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

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

○以上二十八字，亦依學校從下文移上。爲禍人哉，福依王孫說，改爲人禍福。○意者疑詞。

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

「徒之」刑徒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

○依孫說改。刑徒罪人也。○之猶「是」也。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

『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元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

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元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

○什子其賢過子十倍也；下云「百子」同。○無一謂無一自譽也。

子墨子有疾，跣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

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知乎？

○爲依王校增。

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一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

○鬼神依孫說增。

○閉入均依王說，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引增。

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既從學，又習射也。

○及猶「兼」也。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毀，猶愈亡也。』^⑤

○墨子依孫說增。 ○亡同「無」。 ○仁愛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 ○言能尊天事鬼愛人，則雖與翟甚不相愛，猶愈於無也。 ○不依孫說，刪毀依墨校，移「子」下。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①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

○勝猶堪也。

○跛依畢據文選注，改跛「企」通，舉踵也。隱與「偃」通。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能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能，依孫說增。

○謂子姑毋言『能治國爲政』也。

魯問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函徧禮四隣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願〕願無可爲者。』^⑤

○魯君即魯穆公。

○釋古「售」字，售怨猶言「價怨」。

○函，依孫說改亟速也。

○歐，同「毆」。

驅也。謂驅一國之衆，以從事於戰也。

⑤此依王說增願，依王說改願，願與「困」通。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

諸會稽；①西伐楚，葆昭王於隨；②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③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④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⑤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⑥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⑦

○項子牛齊田和將。○山處曰棲謂驅使越土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也。○葆與「保」通。○國

太子齊將國書也。——國書初立，故稱「太子」。⑧虛戾義詳公孟篇。⑨三晉謂晉三家，智氏、范

氏、中行氏也。⑩用是猶言「由是」。⑪過讀爲「禍」。⑫謂其禍終必還復於己國也。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①可謂利乎？」
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放百姓，②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

『我受其不祥。』

○大讀爲『太』。大王即齊太公田和。——齊僖王號之後，尊之爲『大王』也。○倅，『卒』字異文，讀如『倉猝』之『猝』。○敎依學說，改放放古『殺』字。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魯陽文君曰：『今使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陽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亦不至乎！』○

○魯依學校增。○關依學說增下同。○亦依他本改亦。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

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隣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三世殺其父孫謂當爲「二世弑其君」——史記鄭世家「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己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全猶「成」也，不全謂歲凶。○強梁，任威使氣之貌。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於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元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

①多吾依學校改我多戰功曰多

②席同「度」杖也。

③亦依他本改元

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

④爲與「謂」古通。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傳；①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

①橋依李說，改「傳」謂傳聞也。

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②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③

○謂與師攻伐，使其父戰死，而賞其子也。 ○謂何以異於夷人之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人爲之諫，魯人君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諫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來首從服也。」○

○君人依蘇說，互改。 ○來依王本改，來首，服也。服，轅馬也。以馬駕，明其用非所長也。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

○景古「影」字。

「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徼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尙同而無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

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

○微伺間之也，謂伺君之閒而諫之也。

○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敢以告人也。

○匡依舉說，

增入其善謂納之於善也。

ⓧ尙與「上」通。同依王校，據尙同篇補。

ⓨ是依王校，據尙賢篇補。

ⓩ所據與鈔本補。

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人」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與依他本，改與與與「譽」通。言好學與分財，或因求賞賜名譽，而僞爲之，不必真好也。

○釣與

「釣」同。

ⓩ蟲依孫說，改蟲猶毒也。人依他本，改之。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

『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則慍也。』豈不費哉！

○讓責也。

○釋依王說，改糶爲『售』本字。

○費「悻」之借字，應讀爲「悻」。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

○曰依孫說補。

○謂據吳鈔本移所下。

○勞人爲人任其勞也。

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一婦人之織分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

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矣。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⑤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①謂至多，不過當一農之耕也。

②依吳說補；下一婦之織四字同。

③籍與「藉」通，而與「如」

通。

④以據上文增。

⑤矣據上文增。

⑥當依諸本增。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

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①其功孰

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

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

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不依學校增。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

○至依孫說補。

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

○悅依學校，改說——悅爲『說』之俗寫。

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奚能以封爲哉？」抑〔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糶也。〔鈞〕之〔糶〕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不依畢校，改奚能猶「乃」也。

○越依李說，改王。

○糶依畢校，改糶下同。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魏越，墨子弟子游魏越使魏越游也。○曰魏越言也。將先語謂將以奚語爲先。○憲說也。湛

「沈」通，謂沈酒於酒也。○即「則」通。攻故依王校補。

子墨子曰：「出」士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糞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政」教，◎家厚於始也。「有」爲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滿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

○曰而依王校刪出依俞說，改士士與「仕」通。曹公子亦墨子弟子。○弗得依孫說增。言雖糞羹之羹尙不能朝夕常給，故不得祭祀鬼神也。◎今教依王說補。◎有依劉說改「爲」爲猶「因」也。謂因家道之豐，得謹從事於祭祀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擢「季」黍「拊」折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

於有「怪」靈之鬼神，豈可哉？」

○擯（引）依孫說，改「擯」季依王（引）說，改黍——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即所謂「擯」也。指依王（秋）說，改折折斷也，離也。——禮記言，肺有二種：有舉肺，爲食而設，割而不絕；有祭肺，爲祭而設，割之使絕。○怪依陳柱說，改「靈」神依孫說增。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

○鬼神依孫說增。○謂徒祭而不求福也。——禮記：「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爲求福也。」

彭輕（生）謂子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

○彭輕墨子弟子。生依王（闔）說改。謂墨子二字依陳柱說增。

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籍亦「藉」之借字而汝也。○奴古通作「駑」。四隅之輪言輪之多角而不便於行也。

子墨子曰：「焉〔在矣〕往知來。」○

○二字依陳柱說改。焉猶「於」也。言觀於往而知來也。

孟山譽王子闔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闔，○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闔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闔豈不仁哉？」

○王子闔楚平王子，名啓。哀十六年左傳：「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要「腰」

本字直兵劍矛之屬。⊙死依探說增。

子墨子曰：『雖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然猶『焉』也。言何不權受王位以誅白公，然後返其王位也。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勝綽墨子弟子。

⊙高孫子亦墨子弟子。

⊙濟止也。嬖同僻。

⊙靳馬當胸革也。言馬欲行而鞭

其前，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

⊙犯明謂明知故犯。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執，亟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拒之蒲，退者鉤之，進者「強」拒之。量其鉤「強」拒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執，亟敗越人。

○依諸本改。

○執函，依王說，改執頭下同。執一勢，古字，亟數也。若亦「此」也。言越人因此水勢。

遂數敗楚人也。

○公輸子，即下公輸盤（又稱公輸班、公輸般），魯哀公時巧人。曰，依畢校刪。

焉猶「於是」也。

○強，依畢說，據太平御覽、事物紀原引，改拒下同。

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拒乎？」

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拒，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拒。我鉤「強」拒，我鉤

之以愛，〔揣〕拒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拒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拒而距人，人亦〔強〕拒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拒，賢子舟戰之鈎〔強〕拒。』

○揣依孫說，亦改拒下同。○狎依畢校增。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誰，○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

○誰與『鵠』同。

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翟墨子自稱。○劉依王說，改斷斷斫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我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 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

○依王說，據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呂氏春秋愛類篇，故。

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

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胡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

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

○乎依孫說，改胡。

子墨子見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

舍其文軒，鄰有敝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

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依劉說，據世說注引增。

○依陳柱說增。

○以上十二字依畢校增。文軒文飾之車也。鑿與字

異文。○有依王說增。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龜、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

○爲與『謂』通。狐狸依畢、孫王說，改鮒魚。○文梓、美梓也。梗、杞也。似梓，槲葉似桑。豫章、楠類，皆大木。○事古通作『吏』。三吏，謂楚國之三卿。○依畢校增。

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圉同『禦』。○誑，屈也。

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王依諸本增。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守闔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闔今里門也。內今讀爲『納。』周禮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闔，以待政令。』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闔者恐其爲間諜，不聽入也。

